

#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韩树英 龚育之 杨春贵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

韩树英 龚育之 杨春贵等著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邓小平哲学思想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韩树英等著.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5

ISBN 7-5035-1224-5

I. 邓…… II. 韩… III. 邓小平-哲学思想-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思想评论 IV. B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5) 第 07861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北京市平谷县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数: 269 千字 印数: 1—800 册

定价: 12.00 元

## 目 录

从哲学上把握社会主义理论 .....	韩树英	(1)
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由来和意义 .....	龚育之	(11)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精髓和 主题 .....	杨春贵	(33)
邓小平的哲学思维和他的历史贡献 .....	张绪文	(49)
对邓小平“不搞争论”的一点思考 .....	沈 冲	(61)
邓小平成功之道 .....	许全兴	(70)
论邓小平彻底的唯物主义世界观 .....	李得胜 王允立 张存礼	(80)
试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	孟凡涛 郑玉君	(88)
邓小平哲学思维方法的特点 ...	张菊兰 孙祥吉 王振海	(96)
邓小平实践观的特点 .....	晁明寿	(104)
邓小平实践观的主要内容 .....	冯雁蓬	(111)
邓小平与历史经验 .....	刘毅强	(117)
论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内涵的科学阐释 .....	杨亚利	(127)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本质 .....	侯 才	(133)
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思想和社会主义本质观的 内在一致性 .....	郑仓元	(141)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对传统社会 主义观的五大突破 .....	敬 明	(147)
论改革的辩证法 .....	徐炳熹 李光耀	(153)
论邓小平的历史机遇思想 .....	庞元正	(164)

试论邓小平的机遇观	王春红	(175)
论邓小平改革理论的五大支柱	杨华生	(182)
关于改革的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	李晓南	(189)
“两手抓”与社会协调发展	叶志华	(196)
论邓小平的重点论和两点论辩证统一思想	张友谊	(204)
论“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现实意义	董德刚	(211)
全面准确地理解“三个有利于”标准	郎青春	(220)
邓小平的实效价值观初探	王思隽	(227)
试论邓小平理论的价值论基础	刘润忠	(236)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	汪寿祥	(244)
市场经济条件下道德观念流变的双层分析	贾高建	(251)
邓小平效率与公平思想初探	张 峰	(260)
试论利益格局的改革和调整	蔡彦士	(269)
先富、后富、共同富裕的辩证法	王爱敏	(277)
经济体制转型与人格塑造	韩庆祥	(283)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主体建设		
	于炳贵 贾英健	(297)
从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看其“人民”		
主体观	于咏华	(306)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与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问题	刘爱兰	(314)
更新政府服务观念 强化政府服务职能	彭福清	(321)
后 记		(330)

# 从哲学上把握社会主义理论

韩树英

从1980年在庐山召开全国党校系统第一届年会以来，每届年会、研讨会都要讨论我们哲学战线和哲学教学面临的一些问题。为此，围绕本次会议的主题，我作一即席发言。

## 一

当前有些人认为，现在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经济建设是中心，正在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习经济知识是重要的，学习哲学就不那么重要了。我们缺乏市场经济知识，要求学习这种知识是对的，但由此来贬低学习哲学的意义，忽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指导作用，则是错误的、危险的。从哲学上把握社会主义理论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当前更需要我们下力气去论证。

恩格斯说：“现代的唯物主义，面对过去，是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为其理论终结的”<sup>①</sup>。据我理解，这一段话的意思是，现代17、18世纪英法的唯物主义，经过德国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发展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面对经历过的路程，是在科学社会主义中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理论终结的。可见，讲马克思主义哲学，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如果不是最终落脚到科学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就是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是半途而废，没有结果；另一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73页。

方面，讲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如果不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理解它，也就把握不住它的根本，会产生各种片面的理解，导致犯各种错误。

恩格斯在晚年又说：“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sup>①</sup> 这里说的是唯物史观和辩证法的关系，是说不论唯物史观的创立，还是它在实践中的运用，都要借助辩证法。这里没有直接讲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的关系，因为这里是专门针对如何看待辩证法问题讲的。如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把这一命题的思想合理地扩展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扩展到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那么就应该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发展和它在实践中的具体运用，不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决然不行的。

大家知道，1985年在总结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邓小平同志发表过一个精辟论断。他说：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弄清楚这个问题”。<sup>②</sup> 沿着上面说的思路，我认为说到底这要归结为哲学问题，即如何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条件下来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借助马克思主义哲学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确运用于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问题，因此，当前的哲学无用论观点必须反对，哲学工作者无用武之地的想法必须清除；另一方面，在当前，为使人们感到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确乎重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决不能离开这一科学世界观的指导，我们的哲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又必须坚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根本原则，遵从教育者必须受教育的道理，我们自己必须学习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认真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6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必须满腔热情地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学习和研究干部和群众在建设实践中的新经验，以此来丰富、充实和深化教学和研究内容，“言不及义”，讲哲学离开社会主义，以及“言之无物”，讲到社会主义却又空洞无物、苍白无力，这些都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就要求我们从哲学上不断地深入学习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 二

从哲学的高度学习和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要把握、领会这一理论的哲学思想依据，看它在新时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课题时，有针对性地坚持、强调和突出了哪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和原理，克服了哪些似是而非的哲学观点，反对了哪些错误的哲学观念，一句话，要追溯到它针对实际如何坚持和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如何反对并克服了错误的哲学观念和倾向。我认为，为了把握这一理论的实质而不是停留在词句的表面，为了抓住它的根本而不陷入枝节的了解，这是必要条件。这样才能不仅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才能真正地全面地理解它的价值所在和意义所在。也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性地运用它来解决前进中不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建设社会主义，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光荣伟大而又异常复杂艰巨的事业。解决中国民主革命任务时需要的是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特殊道路，这时在先进国家那里民主革命已经是过去的事，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不仅要找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而且同时在特殊中就包含有解决在当今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一般课题的任务，而这在当代国际社会主义、共

产主义运动中尚属有待不断解决的问题。面对这样的复杂任务，我们只能遵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不断探索前进。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这一理论按其本身的特性也需要不断丰富、完善和发展，而不是僵滞封闭的体系。

例如，如果按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观察问题，在中国农民问题的意义就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我想它应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有自己的重要地位，成为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还在 1989 年邓小平同志就讲，改革十年了，应该总结，向前进。看到我国的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而后发展为全国的全面改革，看到乡镇企业在全国农村的兴起所带来的社会变化等，不能不使人感到，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搞现代化，如何对待和解决农民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从 1989 年起在各种研讨会上，我一再提出这一问题并讲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就决不能忽视农民占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这一特殊的国情。农民问题曾经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根本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它依然是根本问题。小平同志说：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又说：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等等。我们应该充分领会这些论述的重要性，正确估计它们的意义。广义的农民问题，具体说来又分为“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简称为“三农问题”。它们的具体内容不同，各具不同的重要性，但可以总的概括为“农民问题”。奔小康，最艰巨的任务是使全国农民达到小康，到下个世纪中叶实现第三步发展战略目标，我们城乡面貌都要发生重大变化，而最大的变化将是广大农村地区的变化，最艰巨的任务将是从各方面做工作实现这个变化，在农村实现现代化目标。如何使两亿人口的城市的发展和九亿人口的农村的发展相互连结，相互促进，形成内在的良性循环，乃是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待做好的一篇大文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

确把握“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认真创造条件解决农民问题，才能有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实现，才能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胜利前进。农民问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是影响全局贯穿于全过程的有特殊意义的根本问题，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不断加以解决，将使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显现出自己最重大的特色。我认为学习《邓小平文选》时，从哲学上把握其精神实质，从他的有关论述中认真思考农民问题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对这一问题的意义的任何低估，对建设事业都将是极为有害的。

前面说过，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并不限于停留在研究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性，特殊中包含一般，包含着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在当今的历史时代面临的一般问题，把握其在当代的一般特征。不断研究这个一般，是当今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责任，当然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肩负的国际主义义务。1991年6月底我们中共中央党校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了中苏学者纪念中国共产党创立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后，中苏学者又举行了小型座谈会。会上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亦即苏共中央党校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发言，估计了苏联当时发展的三种现实可能性，他说：第三种，也是最坏的一种，就是苏联党的瓦解和社会主义苏联的解体，（——不幸被他言中了）；那时就要靠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而苏联则要经过二十年乃至三十年才能重新回头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他的发言，在满场沉寂中使我们顿时感到中国共产党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肩上的国际主义义务的沉重分量。面对这种义务，我想我们应该做到的是，在实践上沿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我们的国家，以不断取得的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威力，在理论上不断概括实践经验，加深对有中国特色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把握社会主义在当代的一般本质特征，以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原理，显示其能适应历史发展的强大生命力。

研究当代社会主义应具有的本质特征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的一般问题，是包括处在不同制度和情况下的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共同任务。人们从各种角度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得到的积极研究结果，会相互促进研究工作的发展。就我们来说，要开阔视野，注意各方面的研究动态，分析和鉴别各种观点和意见，积极吸取有益的成果，在研究中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在这里具有关键意义的仍然是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新世界观来观察世界，观察社会主义历史命运。

### 三

从哲学上把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深入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因为了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果不能对它的经济基础问题有深切的了解，那么无论对它的整体还是对它的各个方面，都将不会有深切的具体的理解。而把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本身就是崭新的理论问题，是前无古人的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此也有人想得简单，例如有的报刊文章就提出：只要学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就可以了。这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混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了。不错，我们应该借鉴和吸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对我们有用的经验，但再进一步看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模式，就模式的层次而言甚至有本质的差别，这里也有个一般和特殊的关系问题。这种不同模式，有的区分为五种，有的区分为英美、德、日三种。1991年出版了法国人密·阿尔贝著《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一书，译成了几国文字，颇有影响。作者认为，在苏联解体之后，代替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是两种类型即英美型和德日型资本主义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是从同一资本主义中派生出来的“关于人在企业中的地位、市场在社会中的地位、法律秩序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等两种价值体

系的斗争”，这种对立也属于“意识形态的对立”。作者把这种对立提到这样的高度，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93年出版了英国学者罗·多尔等人关于日本经济体制特点的著作，作者不仅赞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可以区别为日德型和英美型的观点，并从总体上肯定前者优于后者。作者说，做一类比的话，“山羊”和“绵羊”固然都是“羊”，但内部生理结构并不相同，后者绝长不出角来。例如讲公司“成员”(Member)，英国人指的是全体股东，而在日本人那里则指的是全体职工，这种观念的不同反映的是股东和职工在两类企业中的地位、作用的不同。作者劝告日本人在美国的非难和压力面前要坚持住自己体制的基本特点，不要动摇。更早几年美国学者查·约翰逊在他的《通产省和日本奇迹》(中央党校出版社版)中，系统地研究了日本体制的特点，从宏观方面突出了政府对市场经济的指导和管理的重要作用。作者比较了美国人和日本人对市场作用的不同看法。作者说：美国人强调的是市场对资源的配置作用，在英美政府对市场“管得越少就是管得越好”甚至成了一种公理；日本人不是不知道市场对配置资源作用的理论，但提到市场，日本人更为强调的则是，通过它在国民中培育奋发竟进的企业家精神，以此来实现国家发展经济的任务，国家则根据发展经济的目标、计划，利用经济、立法和行政指导等方法来引导市场活动的总走向，市场是实现国家经济目标的手段。通产省曾把日本的经济体制称作“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方式”。可见，我们不仅不能盲目搬用资本主义经济的经验，即使在借鉴和吸取其市场经济的经验时，也不能是盲目的，而要分辨和比较其不同体制的特点，从我们的国情和条件出发，头脑清醒地作出取舍。

在这里关键的问题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即唯物史观对两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区别的本质作出科学的分析，并把它们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作科学的比较。

我认为运用唯物史观，可以从广义的文化模式或者说文化社会形态来概括它们的不同本质。我认为英美型市场经济体制是个

人本位文化的表现，这种文化的基本原则是个人主义，是个人的自由。表现在经济体制上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奉行经济自由主义。这种体制在进入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也不得不干预经济，但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本质并没有根本的变化，即是说，国家、企业、个人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关系并没有根本变化，例如在当代它表现为撒切尔和里根奉行的新自由主义。日德型体制则是一种共同体本位文化的表现，它标榜集体高于个人，标榜集体主义。表现在经济体制上，不论在国家、社会和企业之间的宏观关系上，还是在企业内部的微观领域内，都带有某种共同体文化的特点，例如，人们把德国的体制叫做“社会市场经济”、把日本的体制叫做“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都从一定方面表达了这种特点。那么，两种体制的经济运行结果又怎么样呢？这种结果固然要取决于多种因素，但战后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德国和日本经济相对地发展快速，实行这种市场经济体制不能不说不是重要原因。还可以以日本为例从长的历史时期进行考察。美国学者彼·劳特在 1994 年 2 月的一篇文章中说：把 1970 年和 1988 年人均收入最高的 20 个国家进行比较，结果表明，唯一的一个不在原有名单上的国家是日本。我们知道，1868 年日本实现了明治维新，从此实行并逐步完善了日本型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才得到这样的结果。还在 80 年代美国学者就感叹道：120 年来美国政府只是调节经济，而日本政府则是发展经济。日本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是赶超型的经济。它只有在国家的主导之下有计划地利用有限的资源，通过市场机制激励全社会的奋发竞争精神，集中力量发展经济，才能实现赶超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目标。因此，它采取了国家主导型的市场经济模式，并不是偶然的。由于这种经济上的原因，加上历史、文化等各种特点，日本的模式就极其明显地表现出共同体本位文化的特点。战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也同借鉴以至仿效日本的经验，有着直接的关系。日本和“四小龙”的经济迅速发展，有些人归之于儒家文化的功

效，属于儒家文化圈。这里我们不全面评价所谓儒家文化，如果研究它和上述这种经济发展的关系，在儒家学说和儒家文化中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正是它倡导的某种共同体本位的文化思想。我们也需要运用唯物史观在当代的条件下区分儒家学说中的“精华”和“糟粕”。

我国现在建立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市场经济它也要遵循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则，为此刚踏上市场经济之路的我国要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不过，我们在上面说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还分为不同的模式，当然不论什么模式凡是对于我们有用的经验都应该兼收并蓄，不拘一格，而在我们看来，在总体上应该更多地注意研究的应该是那种具有某种共同体本位文化的体制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系列著作中都论证了未来社会的“共同体”、“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自由人联合体”的共同体文化社会形态本质。当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属于更为高级的共同体文化社会形态，而与以往的共同体文化形态有根本的质的不同。我们现在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其他方面还没有可能完全实行在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应该实行的东西，但它既然属于社会主义社会，也就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一社会的基本特点，作为它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必然要体现出社会主义的共同体文化的基本特点。

我们不能不保持清醒头脑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上述两种模式中，不论哪一种都是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于自身，包含着阶级矛盾于其中的。在属于个人本位文化的体制中这种矛盾更加明显，即使属于共同体本位文化的体制，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是“表面上的(scheinbar)共同体”，只是在表面上或在某些方面上表现出共同体文化的特点，例如在战后国际市场竞争中，英美等国家人士把整个日本国家叫做“日本股份公司”，在这方面日本甚至以国家为整体明显表现出一致对外的共同体文化特征。很明显宏观上的“日本股份公司”包含有内在社会矛盾，至

于微观上被称作“命运共同体”的日本企业，实行职工的终身雇佣制等表现了共同体文化的某些特点，而在当今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也是大量解雇非骨干的职工的，也暴露出并非真正是“同命运”的。一句话，我们要说的是，即使是对属于共同体文化的市场经济体制和经验，我们也不能照猫画虎，一概全封不动地搬过来。前面说过，有人要我们照搬香港模式，对这样说或者心里这样想的同志我们不禁要问，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实行“一国两制”，那么这“两制”还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又何在呢？毛主席一再批判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如果搬用资本主义就不仅是用“思想懒汉”所能概括的。我们要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认真研究、借鉴并吸取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对我们有用的经验，独立地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是国家和公有制企业的主人，国家、集体（企业、地区、部门）和个人的根本利益一致，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处在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之中。在这种基础上，要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和关系。我们要建立经济体制应该是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适应的以真实而非表面的共同体为特征的市场经济，在这种体制下各种矛盾在经济运行中不断发生和不断解决的结果，应该是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共同体的愈益巩固和水平的不断提高。为此我们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并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指导我们自己的大胆实践，这是创造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完整理论和适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的决定性条件。

# 邓小平社会主义 本质论的由来和意义

龚育之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的进程，始终围绕着一个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这也就是社会主义本质和从实际出发寻找实现这个本质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

如果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和灵魂，是这个理论在哲学方面的基础。那么，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是这个理论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方面的基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则是这个理论在中国基本国情判断方面的基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科学地把握社会主义的本质，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这个理论的全部内容。

## 一 一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小平同志反复地提出，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见之于《邓小平文选》的最早的一次，是在1980年4月，他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

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sup>①</sup>

这是涵义很深刻的话。小平同志是从肯定建国三十年“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初步基础”，但根本问题是几经曲折耽误了时间，“生产力的发展太慢”，这样一个历史情况说起的，是从澄清“四人帮”“宁肯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指出“其本质就是说，社会主义就是穷的”，这样一个理论背景说起的，是从我们“已经把工作重点转到了建设上”、“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这样一个当前任务说起的。拨乱反正，全面改革，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不解放思想不行，而解放思想，归根到底，是围绕着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

接着不久在1980年5月，小平同志又讲到对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sup>②</sup>他说：“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sup>③</sup>

这是《邓小平文选》中最早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问题的地方。从这段话和它的前后文来看，有这样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提出这个问题，是以肯定社会主义好，确认“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希望社会主义本质能够充分体现出来为前提的。

第二，提出这个问题，又是以我们搞社会主义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又经历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经济动荡、停滞、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提高不快，社会主义本质没有能够充分体现

---

①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313、314页。

② 这个问题小平同志已经提出过，比如1979年11月他说：“我们相信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的制度优越。它的优越性应该表现在比资本主义有更好的条件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本来是可能的，但过去人们有不同的理解，于是我们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进程推迟了，特别是耽误了十年。”（《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页）